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

副编

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红军长征纪实丛书·副编



国民党军围追堵截卷

2

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

 中共党史出版社

本册收入第二至第三部分文章 60 篇

忆滇黔道上识红军

赵植^①

1935年，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，其先头部队由湘入黔，国民党蒋介石亲自坐镇贵阳策划，以其嫡系中央军约十余万人，由第二路军前敌指挥薛岳及吴其伟等统率，紧紧跟随红军西行入黔，对红军形成包抄之势。同时任命滇黔绥靖公署主任龙云为国民党中央“剿匪”第二路军总司令，将云南地方军中一、二、五、七等四个步兵旅，及另外一个山炮营，一个通讯兵连，一个骑兵排约9000余人。每旅辖两个步兵团，并以刘正富、安恩溥、鲁道源、龚顺壁等四人为旅长。编为第三纵队，任孙渡为纵队司令，指挥所属四个旅及附属部队，由原来各部不同的驻地分头一致向东推进入黔。此时我在二旅四团万保邦部任连长，当时蒋介石对红军的包抄计划是：前有胜似铁壁铜墙之重兵，迎面堵击，后有势如泰山压顶，紧紧追赶的大军，兼之还可利用江河纵横之阻挡，可谓重重严密。红军纵队虽机智多谋，勇敢善战，也难轻易突出。我们也自恃武器精良，装备完善，人皆荷有比造步枪，每连配有捷造轻机枪三挺，六〇小炮一门，掷弹筒九个，火力甚强。因比对行军及驻军的戒备，毫不介意，平淡若常，向着贵州迎着红军前进。而红军究竟有多少人，行军方向如何，编制概况及装备情况、战斗力等，我们就一点半滴也摸不清了，只听说离

^①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二路军第三纵队二旅四团连长。

我们还很远呢。一天下午，我们平安无事，安静如常的行抵贵州平坝镇，骤然，互相之间，传说着一桩异常令人惊讶的事件，纵队司令孙渡早上驱车前往贵阳开会，到了半路上忽然遭到了来路不明的猛烈袭击，要不是由于崎岖山道弯曲的阻挡和拼命奔逃的话，早就被红军活活捉住。在未经战斗而统领人物会在自己的军事控制区内被活捉，这在军事上要算鲜见寡闻的奇事。正是：“未识红军显神奇，只闻司令遭袭击，若非山道多崎岖，难免阶下自屈漆。”

自从出了这事之后，我们在戒备方面再也不敢稍有疏忽，凡是宿营或驻军都得步步设防，先行把沟垒构筑好才敢在疲困之余稍事歇息，如此不顾疲劳，用尽心力，以防红军的突然袭击。岂知是瞎马自惊，枉自徒劳。因为迎着我们而来的红军只是少数牵制部队，其主力部队早已把我们撒开在后，而径自渡过乌江迁回到了我们的侧背，徜徉朝着去南方向去了。这显示出了红军作战计划之神奇奥妙，使我们在思想上感到非常畏惧，接着只得在仓惶惊恐之下扭转身来，把前卫倒转过来，改为后卫摸着红军走过的路迹跟着走。却又不敢接近，唯恐接近了会遭到红军的回击、伏击，只是跟着以不失掉红军踪迹就行了。在行进中，蒋介石也经常派遣空军，在沿途上空盘旋阻挠。但是由于红军善于就地取材，巧施伪装，结果空军也奈何不了，枉自炫惑而已。这是我们由云南东出贵州堵击红军入滇，而由于受红军的摆布堵击，遂只好反而改为西行送着红军入滇的一段军事趣史，也是当年红军在军事指挥史上优越的一项奇迹。正是：

“为何东出又西行，只因红军指挥灵，能把战场巧摆布，怎不任人牵着行。”正当我们跟着红军的足迹走，一直走到了云南沾益，忽而得到命令说红军的先头部队已进入了大板桥，昆明异常危急，叫我们不能再尾随，要改道至宜良乘火车赶到昆明救援。

红军何其神速，昆明地盘万不能失。我们即时改道不分昼夜，马不停蹄，兼程奔赶，连续两日两夜拖得精疲力倦，人人叫苦，部队早已零零落落，不成行列，拖至宜良上车十成人马只剩八成。其实红军并未入昆，

只是用少数先头部队对昆明外围虚晃一番，引诱我们自拖自累，疲困不堪溃不成军时，好从容宽步，巧妙渡江。待我们由宜良赶到昆明正喘息未定的时候，红军主力早已经由大板桥直插普吉过富民，由元谋渡江去了，我们随后到了江边，只能是隔岸遥望着红军早已西行而去，只见留下的模糊脚印。正是：“机智英勇算红军，战局胜算在掌心，任凭险阻等闲过，管教蒋军枉费心”。

注：红军长征北上抗日，由黔西行入滇，先后三次，所经路线，各次不同。其中有宣威虎头山之遭遇战，寻甸鱼郎坝之反击战，宾川县之攻城战诸役，皆显示了红军之英勇事迹，因我未参与，所以此文未涉及以上情况。

选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晋宁县委员会编：《晋宁文史资料》第1辑，1986年版。

第十三师“追剿”红军入黔的情况^①

万耀煌^②

追剿开始

10月25日余汉谋电：匪军第一、三、五军团及七、九两军团之一部，人枪各数万，窜信丰东北，有一部已渡赣江，似举军西窜之模样。行营已令罗霖部迅速接赣州以北防务，李云杰交防后迅速推进，李蕴珩速以一部向遂川，何键速以第十五、十六两师集结郴州。似此本纵队或将追匪西行矣。

东北军——五师师长熊正平来信称我连长钧鉴，下署职熊正平，阅之不禁失笑，何以称师长为连长，盖我在军官团任连长，熊为排长，故有此称也。

长途追剿

第八纵队奉命追剿，十三师于28日由兴国出发，31日经太和，预定11

① 标题为本文编辑所拟。

② 作者当时系国民党第十三师师长。

月2日集中遂川，命副师长道生率部先赴遂川，我乘机赴南昌安置后方留守事宜。纵队参谋长余斐僧同行，盖指挥官周乾初亦在南昌，有所请示也。

盘踞江西匪之中央苏维埃红军主力自民国十六年8月1日南昌暴动时算起，到现在已历七年，政府倾全国之力，蒋委员长亲临督师，已5次围剿，始收大功。匪今倾巢西窜，殆与石达开之计划，占四川再图发展，极有相似处，且徐匪向前现纵横川北，已立根基，故匪西窜入川，必为大患。

临妻知克复兴国，遂携凤儿来南昌与余团叙。

蒋委员长在北平，闻匪由南路窜出，大怒，责骂陈济棠不顾大局，并令陈派兵廿团追击匪军。南昌传说南路军与匪早有妥协，缪培南系主持与匪接洽者。又据飞机侦察报告，南路军确曾与匪激战。我判断南路军与匪有勾结，故彼此互不侵犯，匪此次西窜非突围不可，经南路军之防区，南路军亦不得不予以堵击，双方均不得已之举，且南路军已有接济匪军食盐一事，均可作为与匪妥协之铁证。

11月4日乘汽车到遂川城，路甚平坦，粤汉路即经此地，太和至遂川180里，遂川城郊十数里，田畴沃野，村落整齐，富庶之邦。至指挥部晤乾初谈别后经过，并言长汀收复后以汤恩伯李延年两纵队先筑宁都兴国间碉楼后，即向雩都，再由雩都取会昌，以完成赣南肃清工作，计明年2月可毕。又晤五十三师师长李蕴珩（抱冰），他对追剿部队颇为羡慕，谓此行犹如打麻将之“杠上开花”。我初时对于追击，顾虑部队已疲，不能胜任，经李一言，亦感此行重要，即令有三四团人亦可胜任，且我师官兵士气正旺，遂命卢副师长留守，办理新兵募补及非作战部队之整理等等，命赵学渊为炮兵营长，电军政部免副旅长刘汉涛职。

11月5日天气燥热，经遂川城至藻林墟宿营，遂川城碉堡如林，且坚固异常。据汝城转来电话：“赤匪昨已通过汝城封锁线西窜”。藻林为大平原，颇富庶，两月以前萧克率匪军经此西窜，标语尚有残留，幸地方

未受大害，故人民以为红军之纪律甚严，惟一般对共匪工作人员则深为不满。

11月6日与乾初同行至“左安”，两天行军，道路状况尚好，仅一二小路亦不难行，沿途茶花遍野，橘子柚子结实累累，山中竹林松柏杉木，丛深繁茂，河流水清，水车到处，皆是富庶之区。是晚行营电：匪一、三、五军团，自支日起突破汝城封锁线西窜，第八纵队急向汝桂间急进。本纵队以九六师、九九师明(7)日开始西行，第五、十三师八日续行。

11月7日天阴，集合连长以上官长讲话：一、赤匪突破南路封锁线西窜，判断将入西川，与徐匪向前合流，川军恐不能当此巨寇，我们不能在赣南将他消灭，自必跟踪追剿，绝不能留此危害国家民族的祸根。二、剿匪数年，各军无不劳苦，而惟本纵队担任追击，实为莫大之光荣，未参加者尚羡慕不止。三、本师从前由鄂西秭归兴山川边东行，徒步通过湖北全省安徽全省而达南京，又沿津浦路走到天津，这是每位官兵引为最光荣的历史，此次应准备追至四川，为本师创新纪录，也是个人历史最光荣的一页。即以赣省论，东至福建的建宁，西达湖南，都不过数日行程而已。西洋人富冒险精神，南极北极喜马拉雅山之探险者，前者不归，后者继往，即以现在英澳间航空竞赛，参加的男女甚多。我们此次进剿，虽有危险，但所经之地人民都属于我们，助我打匪绝无顾虑，沿途山明水秀，绿树红叶，何等壮丽，司马迁所游名山大川，谢灵运踏履寻山，文人学士梦想所不及，我人有缘得之，如记成日记，咏以诗歌，亦足以自慰也。至于行军军纪以不扰民为主，本师与湖南历史关系甚深，此行绝可取得湖南民众之支持，相信我们必能完成使命。

11月8日阴雨，九六师第五师均进至寨前高排之线，本师当晚亦抵高排。9日大雨，部队拥塞，每三四小时不能行一步，故今日行20里天已黑，越高山路险、悬崖，马不能骑，人行亦险，大雨如注，衣履全湿，又无村落宿营，部队连成一线，道路之外不能立足，稍一不慎即落悬崖，夜间无灯，寸步难行，大雨中寒气浸入肌骨，幸不远处道旁有小村，命师部暂停

休息，部队行李亦停止雨中。四个师在险阻山区内，一条在线，同日出发，如发生状况，根本无力应战，谁之过耶？我在遂川曾建议：尾追乃粤军任务，我纵队可以极迅速行动，突遇匪之先头，予以拦击，或者侧击，行军分数道，尤取大道西行，求其迅速。乾初犹疑不决，委员长电令亦不必尾追，而以腰击，消灭其主力。我再主张分进，乾初徘徊莫决而仍以四师一线前进，士兵劳苦，于战斗无益也。

11月10日，大雨，昼夜不停，昨夜11时到一小村，各师兵伏麋集于屋内外，人马拥塞，让出一块小地方，我与唐处长奎，管处长春藻等曲膝围火，通宵未寐，始将衣服烤干，天微明，即行至“寨前”始息，落伍者不知多少，亦有冻死者，无异打一败仗，真冤枉。我与幕僚都要负责，盖初未详细研究道路状况也。这是一次大教训，命管处长详记错误，作为尔后参考，使一般幕僚及指挥官勿再蹈覆辙，则此行失败，仍有重大价值也。夜3时奉命仍经资兴向郴州前进，果不出我之初计，然时间已浪费了几夭，士兵亦劳顿不堪，我们指挥官都有责任，乾初更大。卅八旅午夜尚未到齐，大雨未止。九六师、九九师昨拟向白沙，今日改道向资兴，往返劳顿。派杨参谋芝瑞会同各团收容病兵及落伍兵夫。

11月11日大雨日夜未止，行数里即上山，幸山路尚好，然不敢乘马，路边悬崖危险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至两水桥已黄昏，师部宿两水桥一顾姓大族家，世代书香，一家60余口。翌日大雨仍未停，命工兵营4时出发，部队5时出发，师部8时出发，卅八旅在后数里亦8时出发。行未半里即上山，因山路狭小，每小时仅行一里，上九曲岭已黄昏，距宿营地尚有40里，后方部队尚未行动，今夜之危险，更甚于昨，此地形势，崖悬绝壁，不敢仰视，俯视尤惊险，路宽处不过二尺，狭者不及一尺，山溪甚深，偶有木桥，亦三四根朽木拼拢，人行危险，马更难行，且有两处桥木已断，一夫阻滞，万人停顿，一停数小时不能行动，上有大雨，下有悬崖，稍一不慎，即落深沟，加以饥饿寒冷，体弱者倒毙有之。下山时道路更坏，泥深路滑，一步一跌，至金竹园命七八团休息，我率师部及夏旅长至石板桥小学校休

息，幸卅八旅前站人员已办好柴火，稍可温暖，惟卅八旅全部在山上受冻，心中难安。本来吃苦耐劳，在军中为常事，此次如非连日天雨，亦不至于此，而此次之苦本可避免，如接受我走大路或分路前进，则各师都不致受此苦也。

11月13日仍然大雨日夜不止，在石板桥卅八旅，坐至天明，冒雨赴青腰圩命卅七旅停止前进，七七团午后2时始到，师部行李4时始到，人疲马乏，满身泥浆，颜色憔悴，武器泥锈，不胜狼狈，损失多少，此时尚难计算，落悬崖冻死者亦有数人。命七七团团附彭振坤亲到各处掩埋并收容落伍者，可怜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闺梦里人……”

11月14日天阴雨止，中午抵资兴县。九九师前日到资兴，途中亦跌毙人马数十。县长与义勇队长来云：匪似在文明墟汝城之东与陶广叶肇两师作战，匪之先头于一星期前已到桂阳境内，天雨路滑，匪部庞大行动亦迟。

11月15日天晴，卅七旅宿东江，今日到郴州，师部率卅八旅到雅崔坪宿营，查各师落伍者均多，以新兵为最，死者亦然。

阅报悉蒋委员长曾赴绥远接见蒙古王公视察边情，复至太原与阎锡山会晤，北方政局更为安定。

11月16日雨，至郴州，宿一药铺内，晤乾初，知何芸樵就追剿总司令职，所有入湘各部统归指挥，其部署以保安部队四团，附机枪十二连与第十六师全部，于永州祁阳扼湘水以西，据碉固守。以陈光中师集中东安，李抱冰师陶广师集中永州，李云杰守桂阳嘉禾。晚知匪已越郴宜大道西甯陷临武，沈毅夫夜到郴州，携来食物甚多及临函甚慰。17日天阴，仍向桂阳前进，18日雨，抵保和墟，此地经匪盘踞两昼夜，人民逃避一空。19日雨，本师抵方圆圩，五师在中和圩，九六师在仙人桥，九九师部到太常铺，20日雨，至采塘圩，人民逃避一空，问路亦无人应，地图与实地相差甚远，所经道路，均曲折小道，路滑如油，输卒无草鞋难以行走，马不能骑，饲料无法补充，可谓艰难矣。

21日阴，昨晚乾初来电，令向仙人桥桃岭圩石鼓寨云成下，桃花坪石鼓寨一带，奇山异石红枫翠柏，十余里内绝妙花园，北平北海山石无此天然美丽，泉流清洁，田地肥沃，村落住宅富丽堂皇，地属新田，距县城30里。气候已是冬初，然仿佛暮春三月，草木翠黛，山间枫叶初红，千里疲劳，至此洗净，一步一回头，不忍负此奇山异石也。宿云成下陈姓读书人家，主人招待甚殷。

22日晴，行30里经河亭圩上公路，再20里至县城，匪在宁远城附近停留三天，因保安团防守甚严且得民众协力，故匪不敢攻城，此地地方富庶，学校均新式建筑，李姓为此地大族，李抱冰即此地人。蒋委员长电令：将匪抑留于湘江以东，郴水以北地区而歼灭之。何云樵以刘建绪第一路司令，湘军皆属之，集中于黄沙河，设防于湘江西岸。薛岳为第二路司令，集中于永州，周浑元为第三路司令，集中于道州，李云杰为第四路司令指挥十五师廿三师由嘉禾宁远以南进剿，李抱冰为第五路司令，由蓝山以南至永明、江华。桂军集结于湘桂边境，以廖磊集中于桂林，动员民团在桂边防堵。粤军两师已向临武进击。

23日晴，匪一部尚在天堂圩，九九师、九六师本日向天堂圩攻击，本（十三）师为预备队。余利用机会在笔架山集合队伍讲话，以此行千余里，落伍者甚多，能到此者都是铁人，此后追匪当无问题矣。因天堂圩匪不甚抵抗，故轻易攻略，藉此半日时间略事整理。飞机报告匪主力已过道州，俘匪供称：伪三军于阴历十五日由天堂圩西窜，第三军团在前，重要人员次之，第八、五军团又次之，第一军团在后，最后由各军团选坚强份子体力强健者为后卫等语。今日为阴历十七，其主力当已过道州矣。

熊璜溪电：蒋委员长24日回京，刘湘到京晋见，此为刘氏第一次出川。

24日晴，本日正面攻梧溪洞，本师随九六师后由两河口向广文铺侧击，我到九六阵地观察，前面高地之匪不多，可由右翼迂回侧击，不攻自退。即由正面攻击亦易奏功。我命萧师前进，匪即退走，我即率部向广文

圩前进，在江口渡河，及至柑子园，我九九师九六师仍与千余之匪隔河对峙，乃命七六团向柑子园后方，七五团向柑子园侧击，匪见七六团向其后方行动，立向道县大路逃窜，所煮食物尚未就餐即弃之而去。时已黄昏，即令就地露营，行李至夜半始到，决明日由大路向道州前进。

25日雨，命两旅便衣队集中归陈团附焕炳指挥，向道县猛追。部队6时出发，到道县五里之佛祖庵，接便衣队报告云：浮桥船只已为匪烧毁，不能徒涉，正侦察渡河徒涉场中。晚间又得陈焕炳报告云：便衣队已于午后4时在白马渡河，卅七旅连夜继续渡河中。地方人士谓：匪主力在蒋家岭与我桂军激战、又云蒋家岭永安关至龙虎关筑有坚固工事，如能乘此湘江涨水之际，匪不易西图，桂军能在西岸堵截，我予以猛追，诚为千载一时之良机。

26日雨，白马渡只破船六只，勉强可用，上下数十里均无船只，水深流急，昨夜仅渡一营，今晨闻白马渡方面枪声浓密，我便衣队在韩家与千余之匪激战，匪迭向便衣队包围突击，七四团以第二营驰援，将匪击退。卅七旅渡河完毕，卅八旅亦向该方面行动，予乃率师部出发。乾初来商谈各师行动事宜，决定各师均由白马渡渡河。我到白马渡时匪已击退，七四团已向道县追击，诚之率部跟进。4时30分接电话报告，知七四团与便衣队已于4时30分入道县城，因行李及七六团须黄昏后始可渡河，遂在白马渡宿营，并电报克复道州。本来匪志在迅速西窜，无据城市之野心，进而击溃并歼灭之，现仅随后追剿不足言功，得此一城，聊慰官兵月来奔波之劳，提高士气耳。

27日阴，进入道州，全城被匪洗劫一空，七四团率便衣队即行追击，主力在此停止一日。保安团长报告永州方面消息云：匪在文村被桂军击退，盘踞于蒋家岭，大部似已陷灌阳，白崇禧驻恭城指挥。道州城垣及碉堡均极坚固，保安团虽只三连，但义勇队有枪数百，何以不守？保安团唐团长谓：保安司令段沅命令必要时酌量处理。如此命令，无异令其放弃。

28日阴，乾初以第五师尚未渡河，命停止一日，各师长会谈时均谓已

无给养，电何芸樵商借四万元，每师一万元，复电谓即送永州，希本纵队派员往取。道州与永州相距180里。往返需四天，乃请用飞机投送。师部驻县党部内，打扫清洁，围炉阅报，数天疲劳，完全恢复。

29日阴雨，指挥十三师第五师出发，以十三师在前追击，至寿佛圩遇匪，对峙中，幸七四团及便衣队屡绕敌后，故匪都未战即退，在高明桥渡河处截俘人枪数十。

30日天晴，6时出发，行甚速，原以为匪必在蒋家岭阻我前进，不料毫无所阻，桂军在永安开筑有工事弃而未用（永安关下有一石洞，水穿山洞，约二三里始出山后），永安关系湘桂交界，自道州至此90里，山岭重重，但道路平坦出乎意外，午后3时到文村市，匪已退尽，沿途落伍之匪甚多，被民间格杀者不少，匪在湖南尚无大恶，入桂后杀牛宰猪毁物掳掠，无所不为。

飞机空投白崇禧致乾初通报谓匪：自26日起在界首搭桥渡河，迄今已五日，随到随过，向西延而走。并询三江口状况，又云桂军已派黄师向界首攻击前进，桂军在飞机协同下向新圩攻击，匪向界首及石塘圩逃窜。飞机报告：刘建绪部先头离咸水圩卅里。

12月1日晴，昨据飞机及人民报告，匪尚有万人在马鞍山附近，桂军已在截击等语。机会难得，星夜部署，夜半出发向麻子渡界首方面追击，七五团七六团连夜渡河至8时许在马鞍山附近，忽闻枪声浓密，机枪甚多，以为与匪激战，立率部驰往前方，渐闻机枪声停止，乃我便衣队与桂军误会，我七五团展开攻击后，胡营长判断对方战斗方式似不是匪，恐为友军，立派员前往联络，乃知为桂军第廿四师，由桂阳前来截击者，彼此均有伤亡，我便衣队长余汉伦阵亡，士兵伤亡十余名，桂军集合后向石塘圩追击。本师暂行停止，又为我飞机第二队误炸，幸未伤人，可见友军间陆空间之联络不完善，致有此误会也。至此已入桂省，地瘠民贫，房屋污秽，与湘省毗邻，风俗出产颇有不同，公路电话均在积极建设，民众组织亦有根基，今日报匪情者引路者均系民团自动。

2日晴，昨晚指挥部电话奉令先开全州，令第五师十三师分路到全州，十六师师长章亮基来晤，该师昨在咸水圩截匪，俘获步枪3000枝，明赴城步截堵。

3日晴，何芸樵调整部署，以刘建绪为第一兵团总指挥，薛岳为第二兵团总指挥。刘往城步，匪已窜抵西延，有到城步之势。本纵队将往洪江，本师殿后，故颇有余暇，拟往桂林一游，向陈指挥恩元借车，余斐僧、李觉同行。

4日晴，午后1时到桂林，即赴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晤白健生便餐，略谈此次追剿情形，白甚俭约谦下，派其参谋长徐文明号斗墟（江西人，陆大特一期毕业），招待我们游独秀峰，风洞山，象鼻山，在桂林饭店休息。晚白健生正式宴会，席间我分析在鄂东江西匪情，几年剿匪经验。大家颇以匪入川为虑。餐后白谈广西近年政治军事建设教育民团组织训练，学校完全军事化，仿从前陆军中小学制度。农田水利植林等等，无不按需要切实进行。计广西人口1270余万，民团壮丁240万，军队17万人，每年全省岁入3000万毫洋，军队及军事设备一并在内，占岁入的半数，预算控制甚严，白健生领导全省，埋头苦干，党政军合作无间，广西自有一种新精神，刻苦耐劳勤俭朴素的风气。黄旭初、刘斐均在座，彼此对政治咸有戒心，绝口不谈。

5日晴有霜，白派副官率车二辆，徐文明送我们到全州，陈恩元招待，即返黄沙河师部。桂省之游，颇有所得。6日晴，到东安，城小破烂。7日晴，抵坝头，8日晴宿白沙，距新宁20里。以九九师十五师均宿新宁，故本师在此停止。清末名臣刘坤一与刘长佑均新宁人物。

9日晴，宿医家，三天来均走小路，奉命经洪江入黔。

10日晴，至武冈，过龙溪铺，挑柴挑煤者不绝于途，地方富庶为月来所经各县所未见，县政府在武冈城内前明王府旧址，有皇城五龙桥之称，县长向大伟号英华，钟秀实之侄婿，前年在汉口结婚，是我证婚的，道生电有许多事面述，拟到宝庆一晤，予妻长临偕行，我由洞口赴宝庆，部队

则由此往洪江。12日晴，晨6时30分乘轿出发，仅携卫士同行，90里至五里牌，午餐后经黄桥铺至石下江已7时许，计行130里，改乘汽车赴宝庆，长临已携凤儿由长沙到此，我行军40余日未写家信，予姊促余妻来视，盖担心也。

在宝庆三天处理后方事，部队经洞口时补充衣服给养，命道生返汉督练新兵，长临亦随返汉。我于19日到洪江点名讲话，我说：天下无难事，只要干，没有做不到的，在江西出发时，我说要到洪江，今天不是到了吗？我们为国家民族，共匪不灭，实为我们之耻。我们不追，别的友军也要追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此后入黔入滇入川，匪到那里，我们追到那里，匪上天我追上天，匪入地我也入地，匪不灭追不止，如果认为苦为难，东北天气严寒，日本人为什么要侵占，蒙古新疆大沙漠，俄国人要侵占，西藏的险阻英国人要侵占，我们今日所走的都是中原腹地，鱼米之乡，富庶之区，平时哪有这好机会，任我们旅行游历，贵州的茅台名酒，昆明四季如春，成都花色如锦，真是难得的机会。沿途追匪虽未大战，但不敢停留，沿途落伍损失甚大，我们紧追不舍，最后不战而胜，十三世纪欧洲联军被蒙古军西征时，打得落花流水，蒙古军就是用这个方法。

薛岳总指挥率吴奇伟、周泽元两个纵队向贵州分进追剿，薛率吴纵队行经冕县镇远施秉大道西进、周纵队则经天柱西行，我率十三师于12月22日由洪江出发，经黔阳入黔省。

追击入贵州省内

我于12月22日入贵州境内至蓝田，邦洞，直营等地，据地方人士云，周西成执政，匪均肃清，无业者不能生存必须就业，失学者设法使之上学，烟苗铲尽，政治渐入光明，人民至今思之，现在全省皆是鸦片烟，言